

皇家

上
HUANG JIA
FENGYUN

风云

薄慕颜
作品



网络原名《皇家儿媳》
曾经命运坎坷的罪臣之女，
今生携带锋芒而来！

当红言情天后

薄慕颜

他征服天下，却与她细说情感纠葛。

「阿鸾，我只希望你

一世安好。」

惊心动魄中，她步步为营，探求
迷雾重重下的爱恨真相！

曾经宫女，今生公侯千金，会有怎样不同命运？
谜一样身世，谜一样过往，帝王为她倾尽天下！

独家番外精彩首发

晋江金榜冠军之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

HUANGJIA
FENGYUN

皇家

薄慕颜

作品

风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家风云/薄慕颜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25-3

I. ①皇… II. ①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709号

书 名 皇家风云
作 者 薄慕颜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周 莉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825-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重新再来	1
第二章	中邪	17
第三章	纷乱	33
第四章	不能说的秘密	53
第五章	谁在布局	78
第六章	花落谁家	96
第七章	爱与恨	115
第八章	再入端王府	133
第九章	步步为营	149
第十章	情生意动	168
第十一章	曲曲折折	191
第十二章	王妃心病	213
第十三章	迷雾重重	230
第十四章	心烦与心酸	246
第十五章	扭转乾坤	268



目录下
CONTENTS

第十六章	情殇	285
第十七章	伊始	294
第十八章	妻妾	317
第十九章	惊喜	341
第二十章	风云	354
第二十一章	波澜起	381
第二十二章	争斗	404
第二十三章	迷雾散	429
第二十四章	树欲静，风不止	453
第二十五章	暗流涌动	478
第二十六章	出招	506
第二十七章	春风吹	519
第二十八章	战鼓擂	533
第二十九章	风雨交加	549
第三十章	旧缘分	563



HUANGJIA
FENGYUN

第一章
重新再来

凤鸾悠悠苏醒过来。

脑海里是一片混乱的血色场景，宫人们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周围嘈杂纷乱，太医的声音颤巍巍的：“皇上，贵人的情形怕是不好，保大人还是胎儿？”

门外响起淡漠威严的男人声音：“胎儿……”

“呵！”凤鸾一声轻嘲。果然是萧铎一贯的做派，冷血、无情、自私，眼里只有他自己，只有他的万里锦绣江山。儿子是皇储，是巩固皇权的有力筹码，女人仅仅是生育工具！再者自己还是一个人宫为奴的女子，且令他蒙羞，有何值得留恋呢？

凤鸾闭上眼睛，结束那些恩怨交错画面，眼睛再次睁开，然后轻巧地下了床。铜镜里面是一张稚气的少女脸庞，清丽、明媚，还带着浅浅娇态，这模样分明就是十年前的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宫中十年恍如隔世，原来只是自己的黄粱一梦，幸好可以重新再来。

十年前，凤家满门获罪抄家，伯父被处死，父亲病逝，堂兄弟们被流放西岭，女眷们被充为官奴。祖母、大伯母、母亲和大堂嫂，还有妹妹贞娘，皆因受不了为奴的折辱，全都自行了断！

当时凤鸾已经进宫为奴，听到死讯一一传来，便找了一根腰带要悬梁自尽。同屋的宫女红缨冷笑，不屑道：“我就瞧不起你们这种人！吃一点苦都不行，死了也好，活着也是糟蹋粮食！”凤鸾跳起来跟她拼命，撕扯扭打在一起，最后两人都被管事姑姑教训了一顿。但也正是因为这份愤怒和恨意，才让凤鸾活了下来。

“小姐醒了？”一个穿红绫湘裙的俏丽丫头进来，笑吟吟道：“小姐今儿睡得真是香甜，这会儿才醒呢。”

凤鸾认出了她，是宝珠。前世凤家获罪被抄时，不少对头想编派凤家人的罪名，便偷偷收买凤家下人，让他们提供各种豪门秘密。宝珠咬出三堂兄弃婚不娶、纵奴行凶的罪名，三堂兄因此被刑讯，被打断了一条腿，随后伤口感染，最终死在流放西岭的路上。

“小姐。”宝珠让小丫头捧着铜盆，甜甜笑问：“你试试水，凉不凉？”

在凤鸾出神的工夫，早有五六个丫头走了进来，端盆的，拿香胰子的，帮她卷袖子的，各自忙着却又井然有序。宝珠亲自取了玉润膏，用簪子挑了，一边替她涂抹，一边说道：“只要薄薄地涂一层，防风吹，又滋润，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她说这话，有盼着被赏赐一盒子的意思。

凤鸾听得明白，却没答声，心下冷笑，像这种卖主求荣的狗奴才，居然还敢觑着脸要东西？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东西，就应该拖出去乱棍打死！可眼下还不是生气的时候。

凤鸾沉着冷静，开始慢慢适应自己新的人生。

今生自己要怎么过呢？她首先想到的是，绝不可以再和萧铎扯上关系！是了，只要那天自己不去给梅贵妃送茶，就不会被赏裙子；不走那条路，就不会遇到萧铎了。

那一日天气晴好，天空蔚蓝如玉。梅贵妃赞凤鸾送去的点心好，赏了一袭缕金挑线的百蝶撒花裙。梅贵妃兴致很高，非要让凤鸾换上，说是要看看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凤鸾等她看够了，才敢谢恩告退。

因为时间耽搁得久了，凤鸾急着回去，一路低头脚下匆匆，就那样毫无征兆地撞进萧铎怀里。她刚分辨出他身上的夔龙纹皇子装饰，还来不及看清他的脸，就在一团酒气中，被他拖进了假山石洞里面。

眼前景物不断交错旋转，混乱惊慌之中，凤鸾的裙摆被人撩起，再接着便是锦帛撕裂的声音，吓得她魂飞魄散，“殿下，放开我……”

萧铎不为所动，酒气冲天，强有力的禁锢让凤鸾不能动弹。下一瞬，她便听见宫人尖叫：“啊！端王殿下！”

很快，萧铎酒后失德的丑闻便闹到了御前。皇帝听了一阵沉默，然后道：“朕富有天下，区区一个宫女又值什么？”一派云淡风轻的口气，“既然老六喜欢这个宫女，朕就赏你了。”

这件丑闻其中有蹊跷，谁都明白。试想萧铎身为尊贵无比的皇子，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竟然在宫闱中酒后失德？这其中的关键，不得

不让人费心思量。若是定罪，当天的事足够萧铎喝一壶的。

但这件事若闹开了，兴师动众地去查证的话，指不定有人互相咬出什么，比如皇子谋害皇子、嫔妃算计皇子，少不了又是一场血雨腥风。想谁都没有想到，皇帝和风化雨的这么一手，便将天大的乱子压下去了。

连带凤鸾也跟着捡了一条性命。人人都说她的运气好。试想，一个抄家为奴的罪臣之女，入了贱籍，在宫里无依无靠，如同浮萍一般，指不定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更别提什么将来了。她以奴婢身份，入了端王府，成为权势赫赫的端王侍妾，怎能不叫人艳羡？

两个月后，凤鸾又被诊断出有了身孕，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

凤家被抄以后，凤鸾从奉国公府的千金小姐，沦为官奴，从云端跌落泥泞十年，早把当初寻死的心磨淡了，只求苟且偷生下去。哪怕萧铎羞辱了她，但她一入了端王府，重新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便慢慢地把恨给撇开了。活下去，就这么一直活下去，能给凤家的人烧张纸也是好的。

那一年朝堂上风云诡谲、波涛汹涌，死了太子，废了肃王，倒了成王，剩下端王萧铎一枝独秀，最终在皇帝驾崩后，他成功地登基大宝。凤鸾跟着进宫，可惜只封了一个贵人，没多久，就难产出事。

凤鸾轻笑自嘲，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还是逃不过一死。仔细想想，与其先做了八年宫女再被萧铎羞辱，然后陷入他妻妾的争斗中惨死，还不如当初就跟母亲她们一起死呢。但是现在，她重活一世，可不想再白白死去。

今生凤鸾首先要做的事，不是痛恨萧铎，不是追查前世难产的真相，更不是和宝珠这种奴才计较，而是彻底改变凤家前世被抄家的悲剧。只要凤家一直好好的，她就不会入宫为奴，不会被萧铎强占，更不会跟他的妻妾争斗，不会折腾一圈儿还是惨死——只要凤家屹立不倒，一切都会不一样。

凤鸾暗暗下定决心。

怕什么？重活一世，已经知道前世风云变化的走向，一定可以改变的！但是要改变凤家人的命运，彻底改变前世的悲剧，靠凤鸾一个后宅弱女子太难，必须得找到凤家在朝堂上混的人，还得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话，使得凤家退出仕途，远离朝堂斗争，这才是解决办法。

此事不能急，还得慢慢谋划一番才行。

她正在琢磨，外头进来了一个小丫头，“夫人传话，让小姐过去一趟。”

“知道了。”凤鸾收回飘远的思绪，吩咐宝珠：“过来替我收拾一下。”她坐到妆台前面，重新补了脂粉，正了发簪，仔细地整理好了衣裳，最后照了照镜中的自己，确定没有不妥的地方，方才出门。

凤鸾如此郑重，只因母亲甄氏在仪容上面最是讲究，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簪子歪了不行，鬓角松了不行，就连衣服颜色搭配不好，都要把跟随的丫头教训一顿。母亲自个儿的打扮就更不用说，每次见了，只有一个词可用来形容：完美无瑕！云做衣裳花为容，妩媚似水，说的就是母亲这种女人中的女人。

凤鸾领着丫头，很快到了海棠春坞的门口。

“阿鸾，你快进来。”甄氏声音清脆，尽管已经三十出头，但她最重保养，加上心态语气带着娇态，倒像是刚刚嫁人的少妇。她抬手指向托盘，腕上三连玲珑绞丝金镯便丁零零往下滑，“你瞧，上次说的簪子已经得了。”

凤鸾不禁哑然失笑。母亲专门叫人传自己过来，居然只是为了一支簪子？性子还是和前世一模一样啊。

“我瞧瞧。”凤鸾坐上美人榻，拿起那支九尾点翠衔单滴流苏的凤钗，钗身金光锃亮，点翠蓝莹莹的宝光流转，美得让人爱不释手。

“不错吧？回头再多打几支。”

甄氏又摆弄了一会儿簪子，新鲜劲儿还没过去，让丫头拿了镜子来，前后对照，自己对镜试戴凤钗。戴了几次都对位置不太满意，又怕把梳好的复杂的瑶台望仙髻弄乱，一时犹豫不定，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便停住了。

凤鸾站起身来，伸手道：“母亲，我来替你戴吧。”

“不用。”甄氏的手往旁边一闪，“让丫头们来就好了。”

凤鸾心下轻叹，两辈子，母亲的这个怪癖都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缘故，打小母亲就不喜欢接触自己，印象中从来不曾抱过、搂过自己，准确地说，是一丁点儿的触碰都没有过。

或许每个人都有一些怪癖？

比如萧铎，喝茶就喝茶，绝不允许在里面添加东西。

有一次，端王妃领着王府姬妾在后院喝茶赏花，女人们喜欢花茶颜色好，添进去还有一丝丝花香，据说还能美容养颜，自然常喝。刚巧萧铎来了，蒋侧妃一时没留神，端了一碗添了玫瑰的茶给他。萧铎没有看仔细，接了就喝，只喝了一口，就当场把茶碗给砸碎了。

他训斥道：“好好的茶，都给你们糟蹋了！”

蒋侧妃脸上下不来，一阵红、一阵白，差点没有当场哭出来。端王妃赶紧帮着打圆场，也跟着吃了一顿训斥。

一场好好的后宅花宴，本来热热闹闹的，结果因为萧铎喝了花茶，打了杯子，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阿鸾，你怎么了？”甄氏见女儿呆呆的，以为是自己扫了她的面子，不免有

些过意不去，于是拔下凤钗给她，“要不……这个你先拿去吧。”

母亲是在补偿自己？可是自己并不是因为她心情不悦，而是因为萧铎。

凤鸾轻轻一笑，忘了他，再不要和他有任何关系。

凤鸾不想见到萧铎，可是事情偏偏不按她的心愿来。

没过几天，就是大老爷凤渊的四十岁生日。

奉国公做大寿，京城名门贵族都纷纷过来贺寿，前面男宾且不说，后面女眷亦是来得不少，熙熙攘攘一屋子的人。凤鸾厌烦那些热闹，厌烦虚假客套的人情来往，只去行礼打了招呼，便往后面花园子里逛去。

走了一阵儿，宝珠问道：“小姐，累不累？”

“不累。”凤鸾真不觉得累，府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每一处都留着自己儿时的记忆，让她无比眷恋。凤鸾正在驻足四下环顾，忽地发觉对面格子花窗后闪过几个男人身影，不由留神看了一眼，似乎有一抹熟悉的某种特殊花纹锦袍，是皇子所用的夔龙纹！

难不成是萧铎？大伯父是超一品的奉国公，他做寿，自然会有许多贵客，皇子们过来拜寿也是常理。但是他们不在前面喝酒说话，来后花园做什么？真是的，自己出来逛自家花园都能遇到他，还真是冤家路窄！

凤鸾想回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阿鸾。”几声脚步声之后，从梅花门那边抢先绕过来一个少年，十六七岁的年纪，步履轻快，一派神采飞扬的俊逸气度。

“二哥。”凤鸾解释道：“我们过去会芳园掐几枝花。”

凤王玉微微点头，然后笑道：“刚巧我陪端王和成王两位殿下说话，顺便逛逛咱们家的园子。”他的目光里带着某种热切，看着堂妹，“既然遇上了，你过去给两位殿下见个礼吧！”

兄妹俩说话的工夫，梅花门后面呼啦啦过来一群人，丫头们不算，领头走在前面的两位年轻公子，恍若珠玉琳琅珍宝一般，皆是光华璀璨。

两位年轻俊美的皇子，缓缓走来。

凤鸾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退了，在袖子里握紧了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情绪，面上不显任何波澜，轻移莲步款款上前。

她低眉敛目赧赧，浅声道：“臣女见过端王殿下、成王殿下。”

“免礼！”萧铎抬手，凝视着眼前的清丽少女。

奉国公府有女姝色无双，盛名广传，自己是早有耳闻的，但只是听听而已，从来没有当真过。在他看来，不过是凤家为抬高自家姑娘身价故意耍的手段罢了。今

日一见，他不禁嘴角微翘。

这位凤二小姐的确有自傲的资本。只见她淡扫蛾眉，不施脂粉，便已是素面清绝的潋滟容光，偏生一双乌黑眸子雾蒙蒙、水灵灵的，透出几分柔软的妩媚娇艳。叫人忍不住想多看一眼，看清她到底是清丽绝伦，还是妩媚无双。那一袭华丽的缕金百蝶百褶凤尾裙，在这人间丽色映照下，亦显得暗淡了。

旁边的成王萧湛年轻，说话透着几分少年人的明快，已经笑道：“方才还在赞奉国公府花园子修得好，花开得更好。”他看向凤世玉夸赞，“此刻一见令妹，倒觉得满园春色不过尔尔。”

清风掠过，吹得凤鸾臂间披帛恍若一抹紫色云霞。

凤世玉笑道：“承成王殿下谬赞。”他已经让堂妹出来露了面，再多说下去反倒不合适，转而看向堂妹，“你不是要过去掐花吗？去吧！”

凤鸾心下冷笑，自己还是早点走吧。不然的话，没准儿就控制不好情绪，会上前抓住萧铎问一问他——前世为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你的良心都给狗吃了吗？

低头缓缓情绪，凤鸾欠身道：“二位殿下，臣女告退。”

凤世玉笑着交代了一句：“嗯，叫丫头们好好跟着。”凤鸾旋即头也不回地去了。

她人走了，剩下几位却是各自一番思量。

萧铎眼中隐隐含笑，这么巧，逛个花园子都能遇上未出阁的小姐，只怕凤家人有些别的念头吧？眼角余光扫过自家兄弟，成王萧湛还未婚，正需要一个适龄的世家女做王妃——估摸凤家正有这个意思。

他未免有点微微烦躁。

奉国公府凤家在先帝时曾出了一位凤淑妃，育有两位亲王和一位年纪最长的郾邑长公主；到了本朝，又有凤仪嬪生下一子一女；更不用说，凤、范、穆三大世家，盘根错节的联姻关系。

这三大世家的女儿，皇子们能娶到一个嫡女做王妃，就相当于比别人多了一个臂膀，若要再纳一个做侧妃，连想都不要想。这些世家不会自贬女儿身价，皇上不会答应，诸位兄弟更不会同意，所以自己不用琢磨了。

反倒是萧湛此刻尚未迎娶王妃，还有机会。萧铎心下一沉，若是萧湛迎娶凤家小姐做王妃，和凤家结为秦晋之好，那可绝不只是添个普通的助力，而是实力大增啊！

“六皇兄。”萧湛笑吟吟提醒，“当心脚下。”

萧铎点点头，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

萧湛跟在后面，眼里闪过一丝讥笑。方才凤二小姐过来见礼的时候，兄长的心

情有点微妙，别人或许看不出，自己却能够感觉得到。可他已经费尽心机，娶了理国公穆家的女儿做王妃，凤家的姑娘自然没他的份儿了。

说起来，那凤二小姐的确不错，清丽、明媚，带着几分孤傲劲儿，又有一种掩不住的娇憨可人。皇子娶妻最看重的当然不是长相，而是王妃的娘家势力，不过若是王妃本身便是个佳人，那自然是锦上添花的美事。

萧湛在心里笑了笑，凤鸾，值得一求。

这几天，凤鸾一直在私下琢磨。

前世的自己，在入宫为奴之前都没有见过萧铎，没有见过萧湛，想不到今生的人生轨迹却出现了偏差。罢了！只要凤家不被抄家，自己就不会入宫做奴婢，断然没有去给萧铎做小妾的道理。嗯，只要处理好这件大事就行。

“二小姐，”门边来了一个小丫头，传话道：“大夫人让二小姐过去一趟。”

“大伯母找我？”凤鸾有点诧异，自己和大伯母一向关系生疏，她找自己能有什么事？但还是点了点头，“行，我这就过去。”她出了门，一路往上房的绮霰斋走去。

奉国公凤府分为两房，长房嫡出，二房庶出。

二房人口简单，凤鸾长年多病的父亲凤泽、母亲甄氏和凤鸾自己，以及龚姨娘和她的一双庶出儿女，总共就这几个主子。父亲在少年时中过秀才，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祖母怕他累着，严令不许念书费神，只准好好调养。因父亲断了仕途，整个二房只能依附奉国公府生活。所仰仗的，不过是祖母龚氏年岁不高，一直紧紧捏着后宅罢了。

对比之下，长房可是人才辈出。

大伯父凤渊因是嫡出长子，袭了超一品的奉国公爵位，他本身亦是才能卓群、政见不凡，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从当年的新科探花郎，小小翰林，一直官运亨通，现如今做到正二品的吏部侍郎，兼中极殿大学士。

和大伯父一母同胞的两位姑母，大姑母是理国公府穆家的世子夫人，小姑母进宫被封为仪嫔娘娘，育有十二皇子和六公主。凤鸾的堂姐凤荣娘，嫁入辅国公府范家做了大奶奶，长房的几个爷们，一个个亦是芝兰玉树般的人物。

当然，不包括三堂兄在内。

说起凤鸾这位活宝似的三堂兄，算是长房的异数。他因为贪吃，人有些微微发胖，和芝兰玉树是不沾边儿了。偏生他还不爱读书，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遛鸟走狗，性子又很毛躁，被惹急了，上房掀瓦的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三堂兄就算样样都不好，待凤鸾却是极好。人人都说，三堂兄和凤鸾像是

嫡亲兄妹——可叹前世他却枉死了。

凤鸾边走边回忆前尘往事，一行人很快就到了绮霞斋。

大夫人手边放着一卷佛经，闻声抬头，“你来了。”她说话不紧不慢，举止舒缓得宜，却有一种端庄大气，很符合她奉国夫人的身份。

凤鸾行了礼，问道：“大伯母找我有事？”

“没什么要紧的。”大夫人指了指桌上的料子，淡声道：“过几天太子妃寿诞，到时候带你一起去贺寿，所以要给你裁几件新衣裳。”

太子妃寿诞？凤鸾心头轻轻一跳。前世的记忆在她脑海里翻腾，加上前几天遇到萧铎、萧湛的画面，很快她就想起来了。眼下正值太子妃寿诞的前夕，这些天她一直忙着考虑改变凤家的命运，倒是把这件大事给忘了。太子妃的寿诞，邀请了各家的公卿小姐过去，说是去祝寿，实际上是为成王萧湛挑选未来王妃的。凤鸾出身奉国公凤家，年纪合适，嫡出，容貌品行都没问题，就条件来说绝对足够了——但前世她却落选了。

实际上，这种为皇子选妃就是政治博弈。前世的这次博弈，最终是秦太后和德妃一派赢了，扳倒了范皇后一派，成王妃出自秦家小姐。所以这场太子妃宴席，凤鸾只是去走走过场，连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打扮不打扮的都差不多，不失礼就行了。

凤鸾的心稍稍放了回去，但隐隐的，又有一丝说不清的担忧。

前几天意外地见到了萧湛，他会不会……不是凤鸾自己感觉太良好，而是对于争储的皇子们来说，一个有力的妻族是非常重要的。别说自己长得还过得去，便是丑若无盐，萧湛迎娶凤家姑娘，照样不会皱一下眉头。

他该不会有什么打算吧？罢了，应该不用担心。萧湛生母段谨嫔早逝，一直由秦德妃抚养长大，加上宫里还有秦太后压阵，萧湛就算自己有点想法，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毕竟他此刻还羽翼未丰，无法和太后、德妃等人抗衡，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

说起来，他眼下的势力还不如萧铎呢。

“怎么了，阿鸾？”大夫人见她不说话，问道。

凤鸾收回心神，笑道：“那好啊，我可就多几件新衣服穿了。”

大夫人手中转动着佛珠，眉目不耐，“嗯，你回去吧！”

凤鸾瞧着有些诧异，前世大伯母虽然待自己冷淡，但也没当面给脸子的，难不成有什么烦心事？因人在跟前，便顺口问了一句：“大伯母，可是谁惹你心烦？”

“还不是老三那个混账！”大夫人将手上念珠一拍，因为烦乱，忍不住对侄女发牢骚抱怨起来，“本来好好的，准备给他定下王家的亲事，他不知道拧了哪根

筋，跑来找我闹，说不愿意，然后就赌气跑了出去。”

“三堂兄赌气出去了？”凤鸾沉吟起来，忽地又想起从前的另一件旧事。

前世里，家里给三堂兄定下的未婚妻姓王。不清楚三堂兄在哪儿听了闲言碎语，说王氏和表兄有瓜葛，嫁到凤家原是不情愿的，只因为家里母亲哥哥逼着，才勉强应了这门婚事。

三堂兄便爹毛了，不肯答应这门婚事，和大伯母争吵后赌气出了门，然后约了一帮狐朋狗友出城喝酒，好几天都没有回家。这也罢了，偏生不知又是哪个闲不住的，嫌单是喝酒作乐无趣，便提议既然出来了，何不去附近的清虚观赏赏花？这一赏，便赏出事儿来了。

也是当时事有凑巧，正赶上王氏的表兄杜公子也约了朋友，去清虚观山上作诗。两行人碰在一起，三堂兄是个性子暴躁的，他身边的人又个个不安分，三言两语就吵上了，然后便打了起来。

可怜那杜公子一行人，诗没作成，反倒狼狈不堪地挂了彩。

原本富贵公子哥儿们的口角是常有的，不算多大事儿，可是这件事却没有完，两行人各自散开回去后，不知道是谁，居然把打架的原委嚷开了。

传来传去，流言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说越夸张，最后竟然变成王氏行为不贞。

消息传到王氏的耳朵里，她羞愤交加、又气又恨，躲在屋里哭了半天后，趁人不留意悄悄吊了脖子，转瞬间竟然香消玉殒。

三堂兄知道了王氏的死讯以后，反倒后悔起来。“可见是我误了她。”他悔恨道，“王氏心里原本肯定没有鬼的，她若喜欢那姓杜的，嫁了便是，何至于自寻短见？”

他气得暴跳如雷，要去找那传流言的人拼命报仇，被大伯父一顿狠打，勒令锁在家里不许出门。

至此，凤家和王家的亲事没有结成，反倒结了仇。

凤鸾心情复杂，后来凤家获罪被抄的时候，那些欲加之罪少不了王家的手笔，特别是三堂兄一个不入仕的公子哥儿，竟然也有人盯着，辗转将他逼死，想来和王家脱不了干系。可是追根溯源，这件事原是三堂兄莽撞闹出来的祸事，是凤家人的错，怨不得那王家落井下石。

但是眼下，既然自己重活了一世，就不能眼睁睁地再看三哥重蹈覆辙，继续重复前世悲剧，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凤鸾为了说服大伯母去找堂兄，费了好一番口舌，收效都不大。

到最后，她不得不编造谎言，“听三哥哥说，外头传言王氏和她表兄走得亲近，他这次出门……”凤鸾故意露出一副紧张兮兮的神色，“别是去找人怄气了吧？”

“什么？”大夫人闻言顿时变了脸色，气得发抖，当即吩咐人去清虚观寻找儿子，严令不论捆着、绑着，都要把人给带回来，又再三叮嘱凤鸾：“二丫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去了！”

凤鸾反复保证不会乱说，方才回去了。

因为心事太多，凤鸾晌午吃饭没有什么胃口，随便吃了点儿，便吩咐道：“看着长房那边，要是三哥回来记得叫我起来。”

时间缓缓流逝，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凤鸾觉得自己有点口渴，嘟哝了一声：“水。”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葡萄架下面，夏日阳光耀眼，照得周遭景物模糊成一团金色，看不太清楚。她抬手遮目，心中有点糊涂，问道：“我睡多久了？”

丫头端了茶水过来，笑道：“夫人才睡了一小会儿。”一面扶她起来，一面压低声音欢喜道：“刚才高公公跟前的人来传话，说是王爷等下过来。”

凤鸾迷迷糊糊道：“好，你去准备一下。”

丫头当即笑嘻嘻地去了。

凤鸾想了想，萧铎要来，那是今夜自己要侍寝了？不知怎的，心中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抗拒情绪，有点不愿意伺候他。

这个大胆的念头刚刚冒出，凤鸾自己先吓了一跳——哪能拒绝自己的夫主同房呢？

“你倒挺会享受的。”金色阳光中，端凝有如磐石一般的男子声音响起。

凤鸾抬头望了过去。

在皇子们中，萧铎是身量最为高大挺拔的那个，加上他常年习武，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精神抖擞，沉稳有力，走路总是一贯的大步流星气派。今儿穿了最衬他的黑色，锦袍上用金线绣着四爪的盘龙祥云图，阳光映照下，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他的衣袖宽大宛若鲲鹏之羽，姿态风流地坐下，“醒了没有？”

凤鸾回道：“醒了。”

像是被这句老实话给逗乐了，萧铎的眼里透出笑意，墨玉般的瞳，闪着比平日稍显柔和的光芒，但却仍如看不到底的深渊。他伸出宽大的手，手心带着常年握弓留下的薄茧，略显粗糙，轻轻滑过凤鸾那洁白如玉的脸庞，最后手指停在她殷红的

唇上。

凤鸾又羞涩又紧张，红了脸，“王爷，这是外面呀。”

萧铎不以为意，“这里是本王的王府。”丫头们早就退远不见，他更加肆无忌惮，手指探进那樱桃小口里面，轻轻旋转，眼里的笑容越发暧昧。

凤鸾的脸瞬时滚烫起来，张嘴不对，闭嘴含着他的手指也不对。

“给我生个孩子。”萧铎紧紧搂住她的腰身，将自己揉进她的身体，呼吸带出灼热滚烫的温度，“若是生个女儿，长大了，和你长得一样……”

孩子？自己和他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不！”凤鸾忽地尖叫，惊魂不定地从梦中猛地醒来。

因不愿惊动丫头们进来，省得还要遮掩情绪，凤鸾翻了个身，茫然盯着精致的绡纱绣花纱帐，眼前尽是前世的各种画面。

她的心头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说起来，自己当初被萧铎羞辱以后没去寻死，除了贪生，和他本人也有很大关系。试想要是换作一个腌臢不入眼的，对自己做了那种事，只怕不用等到事后，自己当场就一头碰死了。

但他是端王萧铎啊！

皇室萧家是有名的多出美男子，太子璀璨如玉，肃王清瘦儒雅，成王俊朗飘逸，就连皇帝本人，年轻时也让一众嫔妃春心萌动。至于萧铎，他的长相或许不如太子那么精致，不及肃王那般清雅，不比成王俊秀，但却是最最男人的那一个。当年他随意一个亲昵的小动作，都让自己脸红心跳。

那时候，不免要给自己找借口。想想看啊，反正每个女子成亲以后，都会和男人做那件事的。萧铎和自己，不过是把时间提早了一点点而已，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啪！”凤鸾狠狠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诗书礼仪呢？道德廉耻呢？堂堂奉国公府的千金小姐，幼承庭训、饱读诗书长大，竟然是这等不知羞耻的东西？真是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下一瞬，她又紧紧握起了拳头。自己的确是贪生怕死了，可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被命运那样残酷对待？凤家的人又做了何等十恶不赦之事，要一个个相继死去？

可惜，没有人能回答她。

一个小丫头立在门口，声音略高地喊道：“二小姐，三爷从外面回来了。”声音中带着几分急切，“大夫人请二小姐赶紧过去。”

宝珠在外面应道：“小姐正在睡觉，等我通禀一声。”

小丫头催促道：“烦请二小姐快些。”她跺脚，“三爷的事，大老爷知道了，